

# 四个“包围”与蜻蜓点水

## ——《南怀谨先生侧记》读后有感

□ 陈国权\*

(湖北中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1)

2002年6月,笔者应邀到广西中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进行为期一周的讲学。临离南宁时,刘力红博士(《思考中医》的作者)送我两种计3本书,其中1本就是刘雨虹女士的《南怀谨先生侧记》。书中介绍了南先生在全球推动儿童读经的详情。在此之前的两年多,我即开始关注儿童读经。因为2000年4月21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2000年4月17日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祝家华《寻回古典智慧 开拓中华未来》访谈报告。报告中记述了儿童读经运动的创始

人、推动者王财贵教授。王教授任职于台湾台中师范学院语文教育系。他十七、八岁时觉得自己的语言程度不够好,上了大学则觉得修养、智慧不足,因此反省教育问题。他从古书中了解到古人、大学者,他们都是在3岁至8岁背诵古书经书,这给他很大启发。1971年他在国小教书时就开始儿童读经实验。通过在4个孩子身上实验,证明他们语言能力提高了,人格健全,考试成绩更进步。王教授认为这是性情、文化、智慧的教育,也是人文教育。并认为,科学的知识

教育要先理解,但人文,尤其是语文的教育主要在背诵,孩子会慢慢了解,引起文化发酵。1994年,王教授正式向台湾社会推广儿童读经,由最初1000人发展到2000年的100万人。1997年,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主席、学者南怀谨正式将儿童读经纳入他所领导的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本文将南老对儿童读经的基本做法概括为四个“包围”。

### 1 海外“包围”大陆

南怀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曾遭受两次重创。一次是“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倡导白话文,对普及文化本有好处,但却以废

\* 作者简介 陈国权,男,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术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七版教材《金匱要略讲义》副主编、湖北中医学院经方应用研究所副所长。

弃文言文为代价。结果是一代代知识分子基本上读不懂古书，失去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无法再从传统经典中吸取养料，产生出新的创造活力。二次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尤其是“批孔”。他曾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层，七、八十岁的人快要死光了，将来要想靠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把国家文化保存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三、四十岁的人，从小就没有打好中国文化的基础，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很难担当复兴民族文化的重任。这一代没有办法了，只有寄希望于儿童，寄希望于未来。趁我们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老一辈还在，极力培养下一代，把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使得命如悬丝、不绝如缕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进而发扬光大。……可见，南怀谨是站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来领导儿童读经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儿童读经很快在香港地区展开，不久即波及华人聚居的东南亚乃至全球华人社会，最后（1998年秋）正式回归到中国大陆。至2000年初，大陆读经儿童即达百万之众。目前已达300万以上。

## 2 农村“包围”城市

南怀谨一再叮咛：“读经活动一定要用乡村影响城市的方式来做。”并说：“以后真的人才会出在贫困的穷乡僻壤。因为他们懂得去珍惜能够读书的机会”。事实正是如此，有一次，在广东连州山区推广时，许多乡村教师跋涉

万方数据

了五、六个小时，翻山越岭来听讲演，为的是给当地学生带回外界的学习讯息。这个山区每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400元人民币，但他们毫不迟疑地掏钱买导读课本。因为这里的孩子读书认真，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他们知道唯一能走出这穷乡僻壤，到外地去谋求发展的就只有读书这条路。河南长垣县马野村希望小学是一对农民夫妇办的民办小学，校长马文仲还是一位全身瘫痪的残疾人。但他们坚持带领全校200个学生开展导读活动已经二年了。学生们已经背完了《三字经》、《孝经》、《弟子规》和近百首唐诗。湖北罗田县实验小学利用校内闭路电视，开办《古诗文导读》专题节目，每天向全校播送10分钟。时间一到，全校2800名学生便与主持人一起齐声朗读起来。湖南尚义县副县长刘善修称，“古诗文诵读工程是构筑新的希望工程，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山西右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委书记高厚说，“与物质贫困相比，精神的贫困更为可怕。古诗文诵读工程可以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长大后为富民强县作出贡献。”

毫无疑问，一旦这些受过读经教育的孩子走进大学，迈入城市，经过他们发酵的文化，一定会促使他们大力支持儿童读经，积极参与本专业、本行业的读经，甚至领导推动各种读经活动。

## 3 小孩“包围”大人

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进行的评估结果显示：94.2%的家长 and 100%的教师认为，诵读古代文化经典对提高孩子的语言文字能力有好处，且家长的热情比老师还高，家长起初比较多地着重于开发孩子的记忆能力，后来家长们发现孩子读经后，其语言文字能力大大提高，下笔成文，出口成章。孩子们在经典古诗文中吸取了做人的精神力量，气质也提高了，即苏轼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并学以致用。如一私立学校男生，因家庭富裕，从小娇生惯养，平常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读经后主动在家扫地，其母感到不可思议地问他，他用一句古文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因而不少家长自觉地陪读，甚至积极地参读，其作用、意义不可估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00年就计划，要用10年时间，直接组织300~500万孩子读经，并让他们影响到3000万成年人，到2010年，共影响的成年人达全国的十分之一。这种“包围”对大多数人来讲，无疑是一堂堂难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补习课。

## 4 民间“包围”官方

南怀谨，祖籍浙江温州。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生前梦想，他为家乡修建了长达251公里的金温铁路。他在海外民间募集近30亿人民币，从申请报批到1997年8月竣工，竟整整花了10年。有鉴于此，对于波及大陆的儿童读经，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民间开始。1997

年 10 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先生在香港与南老一拍即合，决定把大陆的儿童读经定名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并成立了该工程的组织委员会，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迅速选编了《中华古诗文读本》。1998 年 2 月 18 日，组委会开始在北京、湖北的 1500 名儿童中进行 3 个月的试点工作。1998 年 6 月，该工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激活。在学生、家长、教师的感染下，不少地方官员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项文化重整工程。1999 年春节，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 10 场“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欣赏了朗诵会，对儿童读经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因为小学生每天诵读 20 分钟，坚持 3 年后就能背诵 10 万字经典，超过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的背诵量。原教育部长陈至立讲过，中国能用于对外交流的，一是中国的语言文字学，二是中国的传统医学。2001 年教育部制定的《中学生语文教学大纲》，其文言文由过去的 20% 猛增到近 40%。这正是民间“包围”官方的典型例证。

## 5 蜻蜓点水

儿童读经的这四个“包围”，使我联想起中医院校的大学学生们学习中医经典的蜻蜓点水。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改革开放而兴起的中医经典热开始降温。10 年左右，《内经》、《伤寒》、《金匱》、《温病》由过去的 120 学时逐渐下降，不少部属

院校“近水楼台先得月”，狂降到 36 学时（如《伤寒》），甚至改成了选修课（如《金匱》）。因此，学生学经典成了典型的蜻蜓点水，教经典的老师则被狂降薪水。1992 年 9 月 1 日至 1997 年 8 月 31 日，某校教上述四大经典的老师因教学时数的骤减，完不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而只能拿 70% 的工资。连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知名老中医也莫能幸免！无以为也，非不为也！此事已成为中医经典传承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苦涩的笑料。

为学习经典开路、服务的《医古文》也由过去的 120 ~ 140 学时狂降到目前的 60 学时。医古文是打开中医药学宝库的万能或曰金钥匙，太少的学时增加了学习经典太多的难度，加剧了学生的畏难情绪，那些并不怎么热爱中医专业的学生更是异常反感，有些索性旷课。教经典的老师不得不“省吃俭用”，挤出一点时间帮助排除文字（如通假等）乃至语法（如宾语前置等）上的拦路虎。

古文不只是中医药学的一种载体，《医古文》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她的本身（另有专文论述）。因学时骤减，这种作用基本上没显示出来。

这种蜻蜓点水至少有如下危害：

1、学生未能学到真正的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特色理论及精华理论，中医含金量极低，先天严重不足，为日后工作埋下了隐忧。

2、体会不到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反认为难学、不科学、落

后、古板、封建等。

3、占住毛缸拉不出屎，或连毛缸也不占。表面看来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学生，实际上多为他人做嫁衣裳。上岗后尤其是搞临床者，无法胜任中医工作，其中不少人甚至成了中医的反对者，掘墓人。

为此，特建议：

1、大幅度地提高四大经典的教学时数，恢复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即每门课 120 ~ 140 学时，至少不能少于 100 学时。

2、鉴于儿童读经尚能坚持“直面经典，不求甚解，但求背熟，终生受用”的方针，大学生也应立即一反过去蜻蜓点水似的态度、方法、模式，至少应象强调外语过级一样强调经典的学习。每门课背诵的条文至少应占其内容的三分之一以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强调《金匱》的背诵条文只在 50 条以上，而《伤寒》则规定背 100 ~ 120 条，这极不科学，根本不懂《金匱》。本来《伤寒》研究者“腿”就长，而《金匱》研究者“腿”很短，仲景学术处于跛行状态，何以健步，更何以腾飞？

3、肃清杜威（美国）影响，提倡读经典原著。四大经典的七版教材虽优于六版，但作为教材，不应人为分类，从而破坏其自身规律，尤其是《伤寒》与《金匱》。正象刘雨虹女士在书中所言：“胡适等人将杜威‘生活即教育’、‘理解为教育前提’的理念引入国内之后，将背诵经典视为食古不化的传统积弊。他们主张教材的选编要按照分类化原则……”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武汉大学博导

郭齐勇就倡导并实施大学生读《论语》等原著,开展“读《论语》,学做人”的讨论。中医院校也应如此。例如,长春中医学院近日开展了千名学生齐诵《黄帝内经》活动(《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4月15日一版),从而掀起了学生们研究中医学学术的热潮。总算盼来了星星之火!

#### 4、以学经典为契机、为切入

点,振奋师生的民族精神。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2004年4月14日到江西中医学院、江中集团调研时强调,要把中医学院办成培养名中医的摇篮(《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4月16日一版)。名中医之成不仅仅只是注重业务问题、学术问题,还有精神、思想、道德等问题。从马加爵案看,现代大学生中不少人都存在心理危机。华中理工大学最

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精神研究院,这对于帮助大学生克服心理危机乃至信任危机、信仰危机,建立自信心、自豪感,加强人文修养,振奋民族精神,都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中医经典除了能帮助学生学到扎实的中医理论外,还可起到升华人格、陶冶情操、提高素质、调适心理、增加智慧的作用。不可小视!

## 【港澳台之窗】

### 香港浸会大学拟建中医医疗中心

香港中医药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各界的关注。据悉,浸会大学已向特区政府申请拨地兴建中医医疗中心,为病人提供日间医疗护理服务。此外,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国英将在立法会提出动议,促请特区政府全面发展中医药,在全部公营医院设立中医门诊部。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刘良披露,浸大半年前已向政府申请拨地,以兴建中医医疗中心。他希望中心将来能与浸会医院配合,为病人提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发挥中西医互补的优势。中医医疗中心成立,还可为中医师和毕业生提供工作机会。

他介绍说,初步已筹得4000万港元经费作首期的发展费用,如果获政府拨地,有信心会得到更多社会人士的资助。

4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曾钰成、谭耀宗、刘江华、李国英,与沙田区议会副主席彭长纬一起,20日参观了浸大中医药学院。李国英当场表示,将在下月的立法会会议上动议,促请政府全面发展香港中医药。

目前,浸大中医药学院每年约有35名学生毕业,中文大学每年有15人,而香港大学明年将有第一批中医药学院的毕业生,届时每年中医药学院毕业生约80人。李国英对中医药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表示关心,希望公营医院设立中医门诊部,在为市民服务之余,也可助有关毕业生就业。

### 香港18区将设中医门诊部

香港特区政府为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中医界,正在研究在全港18区设立中医门诊部。

目前香港注册中医师数目约8000人,其中三成人年龄超过60岁,40岁以下的中医师仅800人。虽然3所大学每年都会培训出79名中医毕业生,但由于受聘机会不多,实际投身中医界的毕业生只占少数。

为了增加中医毕业生的出路和入职机会,香港政府计划最快于明年起在全港18区开创更多中医服务,希望借此吸引更多青年人投身中医界,也能使市民得到优质的服务。住院方面,香港政府正积极与多间医院讨论如何以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为病人治病,尤其适合医治各种癌症和痛症等。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荣誉教授陈可冀表示,目前中西医合作仍未能大规模地将两种医学结合,但依照现时的发展趋势,最快需时10年方可望初步达至中西医在医学上的结合。

陈可冀认为,中西医合作是历史的必然,中医可利用现代科技进一步发展,提升中医的认受性,而且中西医各有优势,只有采取合作形式、两个学科的交叉,才能在医疗上做到以人为本,择优治疗。

他还指出,中西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医学,西医需要明确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而中医药的标准化工作仍未够深入,使中西医结合有一定的困难。要推动结合进程,中医药应加强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如制订中药、中成药的质量和药效标准,以及中医诊断和治疗标准等。